

凰图

寐语者

著

凰图

鸟兽踰墙 凤皇来仪
谁主天下 爱欲生杀

《帝王业》后寐语者最新古言巨献 ◆ 附赠精美古风诗词笺 ◆



百川出版社

凰 图

寐语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凰图 / 寐语者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00-1197-7

I. ①凰… II. ①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5944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凰图
作者 寐语者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悦 悦
整体装帧 郑力琿
封面绘图 Rlo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500-1197-7

赣版权登字: 05-2015-3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裂壁	伏刃	故颜	长夜	人归	雪至
050	040	028	019	010	001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惊鸦	毒侵	连心	孤鸾	恨碧	烽烟
162	144	138	131	123	115



第十二章

恩慈

108

第十一章

巡幸

099

第十章

帝后

089

第九章

君臣

080

第八章

弦歌

068

第七章

剑殇

060

第二十四章

棋子

199

第二十三章

燕好

193

第二十二章

昭媛

188

第二十一章

对峙

180

第二十章

萨满

173

第十九章

莲壶

167

第二十五章 稚子

206

第二十六章 骨血

213

第二十七章 天伦

218

第二十八章 兄弟

224

第二十九章 戮魔

230

第三十章 归凰

237

第三十一章 怨雏

243

第三十二章 破晓

250

第三十三章 剑出

262

第三十四章 离弦

269

第三十五章 断刃

278

第三十六章 黄雀

288

雪至

第一章

殷川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

黄昏时风里卷起细细簌簌的米粒子，天黑尽时，白鹅毛已狂飞漫卷。

满城青瓦屋顶，转眼覆白。

殷川渡口，雪满栈桥。

桥头的长乐酒坊，升起灯笼，烧暖炭炉。

落魄琴师输了与老板娘的赌约。

他赌的是，殷川今冬第一场雪下起来之前，南朝来的皇后就会被废。

从这渡口遥向南望去，夜雾中，隐约可见依山而筑，巍巍直上的凤台行宫，宫阙嵯峨，灯火如九天星辰闪烁。昔日艳重天下的南朝公主，如今的北齐皇后，正幽居在此。

这场雪已悄无声下得纷纷扬扬。

南秦远嫁而来的宁国长公主华昀凰，眼下仍是昭阳宫的主人，北齐国君的正妻。

落魄琴师与老板娘的赌注，不过一坛酒。

皇后会不会被废，原本与乡野庶民全无干系。

唯独殷川一地，既是皇后陪嫁封邑，又是两国必争之地，这三年间烽火平息，暂得太平，全赖南北联姻的维系。

今岁入冬，废后流言仿佛是从北边传来，不知多少人在暗里揣测，幽居殷川行宫的华皇后，究竟还回不回得了帝京。

无论南北，从来没有过哪一朝的皇后，生下皇子未足月就迁出中宫，凤驾离京，独自远居。自此两年间，皇后再没有离开过凌云孤峙的凤台行宫。

皇帝更不曾驾临殷川。

然而，不希望废后纷争再起的殷川百姓，总盼着流言不会成真，总觉着这位南朝长公主非同等闲。毕竟，没有哪一朝哪一国的公主，有过这样惊世的封邑。八百里殷川，都做了她的陪嫁，从南秦送嫁而来的五千御林精卫，至今驻守于凤台行宫，遵奉皇后一人号令。

“皇后哪里是说废就废的，堂堂南朝长公主，又生育了皇子，还有这八百里殷川的封邑，天下又有谁不知道，华皇后是绝世无双的美人呢。”

老板娘脆声泼辣道。

殷川自从成了长公主的封邑，才得来太平安稳，这份恩惠，殷川百姓都念在长公主身上。老板娘自己也是半个南人，母家是从南朝徙来的，自然盼望长公主能把这北齐皇后的位子太太平平坐下去。

从京城流落来此的落魄琴师，嗤之以鼻，“妇人之见，可笑，可笑。”

“南朝现今是裴太后临朝，裴家的天下，先帝一去，长公主就什么靠山也没有了。她这皇后之位，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原是侍奉过废太子，在南朝时就有秽乱名声，一时狐媚惑主，坐上中宫之位。听说上月南朝献给皇上的冬岁礼，又有好几个美人，裴太后这是恨不得让皇后立时失宠啊……这二人，势如水火，可见当年的宫闱秽闻半点不假。”

老琴师捻着下颌黄须，连声嘿嘿，议论天子家事，如同市井短长。

老板娘讥笑道：“两边宫里的事，您都像有神通天眼，亲自瞧见似的，真了不得！”

众人哄笑。琴师脸皮泛热，不忿道：“老夫当年给宫中乐正夫人当侍从时，你

还是个吃奶的娃娃！”

满座都是往来于南北两地的客商行贩，听琴师在那里高谈阔论天子家事，也时而凑趣哄笑，大都不以为意。只有一个初次从南朝随商队过来贩茶的少年，听得失惊，侧身低声问左手旁的汉子：“怎么，他竟不怕官府治罪，这些疯话都敢讲？”

在南朝，不论是当今裴后临朝，还是昔日先帝在位，言禁酷厉，没有人敢公然犯上，非议皇室，一旦被官府拿住，轻则鞭挞，重则割舌。

少年的问话，那汉子像全没听见，不理不睬。

旧窗吱吱，挡不住外边风声如刀。

少年裹紧棉袍，见这汉子穿件脏污的皮袍，在屋内也不脱去毡帽，压低帽檐，闷头喝着一碗酒。看他落魄穷酸，少年便把自己的酒壶推到他面前，“来，一同喝。”

那人略抬脸，瞥了少年一眼。

被这双眼睛照了一照，像七月下暴雨打闪子，少年惊得一缩。

大汉满脸浓髯，口鼻都被大胡子遮了，帽檐下只露出那么双冷清清的眼睛。

他不答话，少年也默默缩回去，看都不敢再往这边看一眼。

倒是右手边坐着的老丈，听见少年先前问话，悠悠接口道：“这话在我南朝自然讲不得，到了北边，京城里也不能讲。至于外头嘛，齐人原本是游牧骑射的异族，立国至今，礼法不达庶人，民风向来粗豪。何况这里是殷川，南北不属，官府只是个虚设。你莫怕，也莫学那老匹夫口无遮拦，是非少说……”

少年讪讪应诺，耳里却听着那琴师还在喋喋吹嘘他从京城听来的传闻，说华皇后实则早已疯了，皇上将她贬来行宫养病，如今两年都不见好，迟早是要废了她的。

“老丈，这要是真的，皇后若被废了，殷川不是又要打仗么？”少年忍不住，又问老者。

老者叹口气，无言可对。

少年一时也愁起来，伸手去拿酒壶，蓦地发觉，邻座空空，那个怪人不知几时

已无声无息离开。

真是古怪，少年推窗，悄悄往外探了一眼。

风卷着雪粒，扑了他一脸，直钻眼皮。

他只呆呆瞧见，漫天风雪里，那汉子的身影消失得极快，不似常人。

风雪终于消停时，已是深宵，酒客渐散去。

酒肆临着渡口，寒江夜风，猎猎透骨。

三分醉意，七分失意，落魄老琴师手拎半壶残酒，背上负了长条包袱，走出酒肆仍回头啐一口那不识好歹的老板娘。转身忽一抬头，前方树下，一抹斜长人影投在雪地。

琴师醉眼惺忪地望去，见那人毡帽遮头，一步步踏着地上碎雪，走了过来。

“我想听琴。”那人一掀皮袍，摊开的手掌里，银锭雪亮，照得琴师的醉眼瞬时清明。

“你是什么人？”琴师错愕惊异，欲仔细打量，却见他已转身朝渡口走去，只冷冷抛下一句“随我来”。

银锭的光亮似还在眼前晃荡，琴师咽了下唾沫，怕那银光随之离去，不及深想，拔脚就追了上去。那人走得极快，到渡口，上了一艘泊在岸边的乌篷小舟，立足回头，朝琴师颌首，“请上舟。”

琴师踟蹰，听得这人语声清朗，倒不似凶恶匪类，只是穿戴如此寒酸，却出手阔绰，甚是蹊跷。正思忖，那人立在小舟上，扬手摘了毡帽，脱去皮袍，又抹去了满脸虬须。

竟是一个翩翩青衣少年。

寒江月色里，少年侧首，目光清寒，容色美而凌人。

小舟离岸，缓缓随江流而下。

一川冷月，两岸深寂，不见星辰，只有远隐天际的朝鸾山之上，凤台行宫彻宵不灭的灯火，隐约如隔云端。月满寒江，也照彻琉璃霜瓦，龙檐凤壁。

琴师盘膝而坐，从长条包袱里取出不离身的旧琴，置于膝上，“贵人要听什么琴曲？”

少年出神眺望凤台行宫，半晌，一笑，“你是齐人，听说过《阳台引》《巫山曲》么？”

琴师惊怔，“贵人是说，昔日南朝宫中御制之曲？”

少年颌首，“你听过？”

琴师赧然，“这曲子，我等凡夫，哪能得闻。”

传闻昔日南朝昭明帝为长公主谱了一曲《阳台引》，长公主回作《巫山曲》相和，这两首琴曲名闻天下，却只在宫禁内流传，外间无从听闻。自长公主远嫁北齐，不久昭明帝英年崩殂，南朝宫中，音声绝矣。

少年从琴师手中取过那张琴，垂目凝神，指尖徐拂，弦动，风里起了一声宛妙的轻叹，空灵之音袅袅而起，盘旋江上。风为之回，川为之缓，阳台氤氲多异色，巫山高高上无极，云来云去常不息……渺渺兮清欢，萼萼兮离魂，婉孌于幽静，婆娑之间。相顾交回以颠倒，踟躅流盼以缱绻。^[1]

一曲余音无断绝，弦上诉复诉。

“这便是《阳台引》。”

少年秀目深垂，寒霜凝结在眉梢。

琴师已听得痴醉失神。

“此曲已绝，世间不会再闻此声。先帝去了，长公主远嫁北齐为后……凤台行宫，丝竹禁绝，长公主从南朝带来的古琴，怕是从此哑了。”

少年怅然，修匀的手拂过琴弦，缓缓道：“我是南朝人，自幼习琴，先父曾是南朝乐官，宫中琴技第一人。”

“原来是贵人降临，老朽有眼无珠啊！”落魄琴师双眼放光，作揖如拱，谄媚得合身就要向少年拜倒。

少年眼不抬，眉不动，淡淡道：“先父获罪于郭后，被仗杀，满门充军。唯独我一人蒙沈相所救，从此做了暗卫，随侍先帝。先帝赐我此剑，名离光，我便以离光为名。”

“你……你……”琴师瞪大了眼，张口不能出声，满面惶惑惊异。

[1] 引用：沈约《江南弄》，宋玉《神女赋》。

“我为何将这秘密说与你听？”少年微微一笑，抬眼望了天上孤月，“因为，今夜，是我能看见这明月的最后一夜，也是你的最后一夜。”

他清寒的眼，直望入琴师骇然欲裂的目中，扬眉轻笑。

“你自然是要死的，每一个对长公主和先帝不敬的人，都得死。”

琴师霍然挣起，跌跌撞撞往后退。

小舟上已无可退之处，舷外是急涌的江水。

少年一笑，“便让这股川之水，洗净你的污言秽语。”

雪后的凤台行宫，巍巍绰绰，笼在冷月幽光里。

次第宫门，直入云中，直入夜色最浓最寒之处。

深宵宫门已合，十余名内侍挑了灯，默无声息地清扫蜿蜒玉阶上的积雪。

出使南秦的使节，明日午时前后就到，奉旨前来觐见皇后。

清扫玉阶的一名宫人，呵气成霜，将双手插进袖笼暖一暖，抬眼望月。

子夜寂静无声。

城中驿馆内，住进了入夜才抵达殷川的使臣韩雍一行。

明日一早便要觐见皇后，年迈的韩雍早早便已歇息。

驿馆闭门，灯火俱熄，守卫昏昏欲睡。

无人留意僻处驿馆角落的房里，文弱的琴师，换了装束，假须遮面，来去如魅影。

自奉沈相之命潜入北齐，被选入诚王府中，他就成了琴师任青。

明日，他是任青，是被韩雍带入行宫，献给华皇后的南朝琴师。

今夜，他是离光，是沈家培植的暗人，是效忠先皇与长公主的死士。

潜出驿馆的离光，夜行酒肆。

殷川是长公主的殷川，便是南秦的殷川，是故国之土。今生的最后一夜，他想要在故国的土地上再走一走，再喝一口殷川之水酿的酒，看一看那轮照耀凤台行宫的月亮。

昔年皇城，他曾目睹浩浩荡荡送嫁的队列，云霞蔽日一般拥着长公主鸾驾远去。原以为有生之年不再复见，却不料风云翻覆，他这一枚棋子，在白子黑子间易

色移位，终究落在了凤台行宫。咫尺之间，重重宫门阻断，如隔云端。

沐浴洗去了一身乘雪归来的寒意和杀气，离光脱簪散发，盘膝独坐窗前。

身前几案上，放着一袭白衣，一支玉簪，一具古琴。

那是副使钱玄的心腹随从亲自送来的衣袍簪戴，命琴师任青明日上殿觐见，务必照此穿戴。离光看着案上的白衣玉簪，唇角有讥诮淡薄笑意。

即便相貌六分相似，即便一样玉簪白衣，谁人又能效仿得了先帝的仪容，可笑那诚王，未曾亲见过先帝——天人之姿，尘世里，岂能再有。

诚王煞费苦心，寻到与南秦昭明帝容貌相似的琴师任青，等来今日之机，将他送入殷川行宫，送到皇后华昀凰眼前——以任青之名，隐伏至今的离光，终于等来这一天。

这一天，诚王等了许久，离光、沈相、皇后华昀凰却已等了更久。

取玉簪在手，缓缓束发于顶。

再取白衣加身，束带整袖，转身回视镜中。

剑，静静卧在案上。

离光肃然双手奉举，三起三叩。

先帝所赐，见物如见君。

兰叶般薄而窄的剑，天生是刺客的剑。

明日这剑将要尝到世间最芳美的血，她一人的血，将要以所有罪人的血来偿还。

她的血是神圣洁净的，罪人们的血则冰冷肮脏。

她以自己的血，在北齐封冻之地，浇灌出复仇之花，那些背弃君上的罪人们，终将以血来洗清罪孽。窗外月色映了雪，照上剑身，泛起清光如水。许多人的刻骨苦忍，成败一举，就在明日，就在这把剑上。

剑出，则天下变。

寂夜深殿。

衔鸾琉璃垂苏宫灯一盏盏照进去，照不透重帷之后，幽沉沉浮动的碧烟。

混合药味的特异熏香，清苦绵长，从内殿渺渺飘散出来。

侍立在商夫人身边的年轻宫女，不禁屏息，隐隐觉得这香气也带了寒意。外头仿佛下雪了，是今冬的第一场雪。

“青蝉，是下雪了？”

她闻声回过神来，听见商夫人在问话，忙应了声是。

“今年雪下得真早。”商夫人顿了顿，似自言自语，“还好韩雍已到了。”青蝉微怔。

极少见到商夫人过问起皇后之外的任何人，任何事。

商夫人就像皇后的一个影子，沉默淡漠，仿佛世间事全无一样与她相干。

在行宫侍奉皇后两年来，青蝉眼里的商夫人，从来素衣单髻，不着脂粉，容色虽不美，举止气度自有一种说不出的高贵。即便是皇后初到殷川，病得极重的时候，也不见商夫人有过慌张失态，只是一步不离地伴着皇后。

而今夜，商夫人没有在寝殿那道黛青云母屏风后面随侍，只垂袖静立于帘下，倾听外边的风雪声。青蝉想，或许是因为，明日来的韩大人，觐见了皇后，便要出使南秦。这多少撩起了商夫人的思乡之心？

若不是有使臣来，青蝉以为凤台行宫已被皇上遗忘。

两年了，皇后独自幽居殷川，皇上一直不闻不问。

幽居行宫的华皇后，终日素服，为南朝昭明帝和贤恪太妃服孝，连新岁和寿诞也不向皇上问安，仿佛万念俱灰，一心终老行宫。

如今皇上令出使南秦的使臣前来觐见，多少有些关切之意吧。连商夫人也这般在意明日的觐见，或是盼着皇上回心转意的。青蝉暗里揣摩着，却见商夫人已转身走向内殿，斜长影子垂曳身后，长裾似流水逶迤。

不知为何，青蝉觉得这端凝背影，比往日多了一分寒意。

镶嵌屏风上的云母流转幽光，商好在屏风前止步，冰凉的两手拢在袖底，屏息片刻，才轻悄地将合拢的屏风推开。

琉璃光，碧烟沉。

画案后的皇后华昀凰，素衣曳地，长发披覆两肩，执了羊脂玉管霜毫，垂首凝神纸上，仍在画一幅画。

素手执玉管，肤光比玉色更冷。

商妤将屏风合上，也不近前，也不出声，拢在袖底的双手越发冰凉。

“阿妤，什么时辰了？”

华昀凰的声音，碧烟般轻微。

商妤走到画案之侧，轻声道：“是梳妆的时辰了。”

华昀凰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得空茫，不见喜悲。

商妤想说些什么，却张不开口，喉头发苦。

华昀凰缓缓搁了笔，将画幅卷起搁在案侧，起身离了画案，到妆台前坐下，满头青丝披散下来，与一身素衣相映，一黑一白，恍如两世。

商妤握了玉梳，抬起手来，手腕有些发软。

两年间，为亡母守孝，昀凰终日散发，商妤一次也不曾为她梳过头。

而今日，等了许久，终于到来。

人 归

第二章

正午的日光照着积雪皑皑的御狩林苑，碧空无云，劲风飒飒摧动林梢。

山涧封冻成冰，溪岸圆石覆上薄霜。

风里裹着猛兽的喘息声，仿佛带上一股浊热腥气，回荡林间，嗅到这危险气息的马儿，绷紧了周身肌腱，雪鬃如银，马蹄踏过地上碎冰，一步步朝那濒死一搏的猛兽逼近。

猛然，马身一颤。

平地起了一团旋风，挟裹雪霰，低沉如雷的咆哮震动山林。

那个斑斓的庞然巨影，来得迅疾如电。

白马扬脖长嘶，铁蹄奋举。

惊云弓，早已怒弦满张。

扣弦的手，坚如山，凝如玉，寒矢破空，一道乌光去若惊电。

跃起的豹子，半空中巨大的身躯陡地一阻，折后扭曲，轰然坠地。

喉头被一箭贯透，箭尖没入头颅，尾端白羽犹自挟着未消的余力颤动。

御前护卫们策马奔驰近前，高擎天子旌麾，簇拥着一箭猎杀了巨豹的皇帝。

当先一人，骑着红鬃骏马，杏色窄袖骑服，缀貂绒的风帽下，云鬓翠眉，芙蓉

笑靥，俏向君王绽。

冯昭媛驰到近前才瞧清楚那头豹子是如此巨大可怕。

她按住心口，看着狰狞瞪目，濒死喘息的猛兽有些后怕。

皇上竟然只身一个人追踪搏杀这头豹子，不许侍卫近前！

她抑不住满心的骄矜和欢喜，恨不得化身成他手里的弓，腰间的剑，只要贴近她眼中神祇一样英武倜傥的君王。

“陛下，下次妾和您一起，别再远远抛下妾一个人！”

她朗声娇嗔，不在乎尊卑，这里是远在京郊的狩猎行苑，不是在宫中，左右都是御前亲信，而皇上从来都任着她的性子，喜欢她这份率真。

皇帝却看也没有看她，跃下马，执了弓，大步走近那头豹。

豹子还有一息未断，喉间发出不甘就死的喘息。

轻裘紫袍，龙吻玉带，护甲也不穿戴便追猎猛兽的皇帝，长身凝立，俯视这头濒死的兽。豹子森冷瞳孔里的光泽，在垂死中渐渐黯淡。皇帝盯着豹子的瞳孔，轮廓深长的双眼，褐色眼仁在日光下更透淡如烟晶，冷意直染眉峰。

齐人自游牧先祖传下的习俗，武士杀死猎物后，要直视它的眼睛，才能将它的灵魂一并猎取。与利爪的搏斗，是勇力的角逐；与垂死猛兽的双眼对视，是心志的较量。濒死的豹子，眼瞳里最后一丝华美光芒即将淡去之际，皇帝眼中的冷酷也融化，显露了淡淡的敬意。

“朕仗了刀兵之利，论勇猛，朕未必能赢你。”

骄阳映雪，山林寂静。

皇帝转身离开，风擎扬起雪末。

冯昭媛迎上前去。

皇帝一手仍握了惊云长弓，另一只刚刚扣弦杀死了猛兽的手，随意伸来揽住冯昭媛。这只修长有力的手，手心里的暖，令她心荡神驰，仰脸望去，见他修眉斜飞，唇上薄薄噙了笑。

她倚靠在他肩头，在这一瞬间，不记得他是君王，只识得他是这世间最出色的男子，风华器宇，文采武功无人能出其右；更是一个温柔地携了她，在雪中缓步同行的男子。